

“一带一路”对中国外交新理念的 实践意义

李文 蔡建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7;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亚太系 北京 102488)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和平发展; 外交新理念

[摘要] 为有效化解美国旨在遏制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哲学层面,习近平主席提出以“和谐、和睦与和平”为核心内容的外交新理念;在战略层面,提出实现“亚太梦”与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长远目标;在政策实践层面,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宏伟构想。“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可以使多元化、多样化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相互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实现利益共享,扩大共同安全,推进合作安全,促进发展安全,增进可持续安全。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15)03-0004-06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Belt and Road on New Philosophy of Chinese Diplomacy

Li Wen & Cai Jianho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Keywords: Belt and Road; Peaceful Development; New Philosophy of Chinese Diplomacy

Abstract: To face with the challenges coming from America, Japan and the rest of the whole capital world, Chinese Chairman Xi Jinping brought up new philosophy taking harmony, friendly and peaceful as its core content in diplomatic philosophy, meanwhile set a long-term objective of Asia-Pacific dream and Asia-Pacific FTA strategically, and drew a outlook of the Belt and Road as an enforceable policy. With the apply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pluralistic and various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ll be connected by interdependence, enlarging common interests, expanding common security, promoting cooperative security, extending developmental safety and keeping sustainable security.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次倡议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习主席访问东盟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中提出要同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随后,“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至此,“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正式升级为国家顶层设计,并称“一带一路”。此前的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俄罗斯时,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会议发言中指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不断创新外交理念,构建地区安全和合作的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本文认为,“一带一路”建

[收稿日期] 2015-03-23

[作者简介] 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教授;蔡建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亚太系国际政治专业2013级博士研究生。

设对以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为指导的、以亚洲安全观为重要内容的中国外交新理念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 时代背景

今日亚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和平与合作对该地区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显现。但是,在亚洲西方安全观依旧影响深远,美国和日本依旧顽固坚持唯我独尊的霸权主义和集团对抗的冷战思维,在亚洲刻意寻求对立、对抗而非合作、和平,造成亚太地区安全环境恶化,导致地区经济合作陷入低谷。

冷战时期,美苏两霸互不相让,结成两大阵营展开对抗和较量。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联盟体系解体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成为世界上的惟一霸权,整个世界似乎成为自由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但美国并没有解散自己的联盟体系。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于2010年取代日本,GDP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的成功发展,不仅使日本丧失了亚洲第一的经济地位,使美国感到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受到威胁,而且还对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资本主义的价值和制度构成挑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坚持霸权主义,重拾冷战思维,把社会主义中国视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对手。为了遏制中国,美国一方面制造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另一方面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进一步加强冷战时期构建的同盟体系,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中国周边生乱生事^[1]。同样出于遏制中国的目的,日本积极充当美国的马前卒,挑战亚洲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还企图废除和平宪法,再次把自己打造成亚洲军事强国。

为有效化解来自美国、日本和世界资本主义的挑战,在外交理念层面,习近平主席提出以“和谐、和睦与和平”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外交新理念;在战略层面,提出了实现“亚太梦”与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长远目标;在政策实践层面,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宏伟构想。

二 弘扬和平理念

中国外交新理念尊重世界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倡导和平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在政策层面体现

了这一理念的基本内涵。

美国奉行霸权主义、坚持冷战思维的根源在于它一直信奉存在世界意义的意识形态和目标,并一贯主张适用于自己国家的制度同样适用于世界其他国家,“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2]。冷战后,美国取得了与其经济、军事地位相一致的价值垄断和政治霸权,并进一步加大用自己单一的价值、制度统一整个世界的力度,造成目前世界诸多地区的紧张与混乱,继而严重妨碍了亚洲地区合作进程。

与美国这种以自己的尺度为尺度不同,中国主张以不同国家自身的尺度为尺度,认同并包容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尊重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习近平在金砖国家会议上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讲到:“正如一棵大树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一样,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3]他还说过:“我们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绝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4]

以5000年历史文明为根基的中国外交理念主张“兼容并包”、“和而不同”,在不挑战和颠覆现有国际秩序的前提下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样的外交理念颠覆了近代西方列强的崛起思路。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爱好和平犹如中国民族精神的遗传基因,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5]。中国的发展观与外交理念,为在经济、政治、文明、文化等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别的亚洲各国开展区域合作提供了正确的精神指引。

“一带一路”的提出充分展示了中国走和平崛起道路的决心。“一带一路”建设发端于中国,贯通中亚、东亚、南亚、西亚乃至部分欧洲区域,东牵活跃的亚太经济圈,西系发达的欧洲经济圈,牵动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9%,覆盖人口高达44亿,占全球的63%。作为世界上最大、最长的经济大走廊,“一带一路”建设覆盖国家多,民族结构复杂,语言丰富,风俗各异,经济政治制度各不相同。但该构想的实施能够包容和超越上述种种差异,通过互联互通,加强和切实推进在农业、纺织、化工、能源、交通、通信、金融、

科技等诸多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发挥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禀赋优势国家经济发展潜力,造就亚太地区的整体繁荣。商务部长高虎城透露,“一带一路”建设将根据每个沿线国家的自然禀赋等因素,倡导“一国一策”,多元化、多样化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促进,相互依存^[6]。“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不仅需要和平的地区环境,更能在实施过程中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和平环境。

三 扩大共同安全

与将国家间关系界定为“非此即彼,不赢即输”,强调对立与对抗和安全困境的西方安全观不同,中国外交新理念倡导“共建、共享、共赢”,强调共同安全。中国建设“一带一路”有意与亚太国家和欧洲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分享中国崛起的红利。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共同建设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朋友多了路才好走,我们应该通过坦诚深入沟通增信释疑,应该秉持和而不同理念,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应该坚持互利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共同发展,应该变赢者通吃为各方共赢,共同做大亚洲发展的蛋糕,共同促进亚太大繁荣。”^[7]“一带一路”建设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思想为精神引领。与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强化同盟体系和构建 TPP 来维护少数国家的发展与安全,不愿意别国搭便车的思路截然不同,“一带一路”虽然是中国提出的,但它对所有相关者开放,实施过程是一个能惠及所有参与国,让所有国家搭上中国的便车与快车的过程。

“一带一路”建设将亚太地区原有的合作机制作为一揽子工程包含进来,降低了合作门槛,扩大了合作范围与合作规模,对推动亚太地区合作有着积极意义。“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对既存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建设“一带一路”需要充分利用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多边、小多边合作互利机制,在既有平台之上取得新的发展。“一带一路”不仅不会与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中巴经济走廊”以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合作机制形成直接竞争关系,还能为这些机制

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8]。以中国—东盟为例,“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会加强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联系,还会促进东盟各国的经济合作,加强相互之间的经济依存。2013年10月在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上,中国重申“一个团结、繁荣、充满活力的东盟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而东盟也强调“中国的发展对本地区是重要机遇,东盟支持中国和平发展”^[9]。

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可促进共同利益,促进共同安全而不是激化分歧与争端,因此更能得到周边国家的积极响应。首先以巴基斯坦为例,作为中国从内陆通向印度洋、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的战略要地,巴方对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一贯持赞同态度,而中巴经济走廊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中至为重要的一环。此外,老挝总理通邢表示,由于老挝与中国接壤,老中之间的铁路搭建具有历史意义,老挝与中国已经在推进老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方面达成共识,双方都将尽量争取早日签署中老政府间铁路协议,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共同发展^[10]。自“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以来,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越走越近,“阿方向东看,中方向西看”^[11],相互交往增多,促进了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共同利益与共同需求。

不仅沿线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科威特、巴基斯坦等对“一带一路”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表达了共同参与建设的强烈意愿,俄罗斯、德国等域外国家也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了浓厚兴趣。伴随“一带一路”的深入实施,许多国家都意识到它是各国的共同事业,有利于促进经济共同发展与地区共同安全。

四 推进合作安全

中国外交新理念强调合作安全。“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以经济促发展,从小范围到大规模,从易到难,从低水平到高水平形成新的合作安全新机制。

“一带一路”建设强调开放性与包容性,而非致力于建立具有封闭性、排他性的制度性框架安排。换言之,“一带一路”并非创建新的合作机制,而是在原有合作机制上建构一个更加包容的合作框架,整合原有的合作机制,深化合作程度。亚太地区原来存在着众多合作机制,如东亚地区的东盟、“10+3”对话机制、“10+1”合作机制、清

迈协议、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孟中印缅地区合作机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以及泛区域组织例如亚太经合组织、亚洲论坛等。“一带一路”建设并不排斥这些合作机制，而是在肯定和充分利用这些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创新合作模式，从不同侧面促进合作安全。

首先，通过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改善投资环境，形成良好的经济合作氛围以促进各国合作。“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既有像西欧各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也有老挝、柬埔寨、缅甸等贫穷国家，更有大量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哈萨克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各国的经济制度不同，发展差距很大。虽然经济结构的差别有利于经济的互通有无，但是落实到具体合作项目上，不同的经济体制与政府执行能力可能妨碍合作的进展。“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有利于拉近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互联互通”，促进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从长期来看，这对于改善相互间的投资环境意义重大。此外，“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采用的是“一国一策”，这样的构想考虑到各国间的差异，是一种从易到难、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的可行设计。

其次，消除或淡化区域内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创造一个可以保障合作的安全环境。中国周边存在着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南海周边各国的岛屿争端、中印领土争端、中日钓鱼岛争端，这些冲突在短期内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但是“一带一路”建设所蕴含的巨大经济利益可以“诱使”各国暂时搁置争议，开拓共同利益空间。此外，中国—中亚、中国—欧洲之间的经济合作较易受到“三股势力”的搅乱，而“一带一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动，例如连接中国新疆地区和中亚国家的铁路线，将大大缩短中国与中亚以及欧洲之间的货运时间，减少其受恐怖主义袭扰的机会，保障合作安全。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在各方相互贸易获益中逐步消除贫困，能够从根本上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环境。

最后，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绑定地区内大国间共同利益。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是在“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地区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在区内拥有广泛的利益诉求，难免与中国存在一些矛盾与争端，但“一带一路”建设的目的是寻求共同发展，管控分歧，应当将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不是争夺地盘。中美间在中亚地区有能源争

夺、在东南亚有市场与生产原料的争夺，但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中美在确保能源供应稳定、运输安全及基础设施建设顺利进行等方面的合作有展开空间，在东南亚的大湄公河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中也有合作项目。俄罗斯对于中国在其传统势力范围——中亚展开的新丝路项目保持警惕，但是中国并不谋求在中亚的主导权，与中亚各国的合作更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共同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这对中俄都是有益的。“一带一路”能将不同的大国力量通过共同的项目牢牢绑定在合作区域之内，平衡大国间利益冲突，创造稳定的合作环境，保证合作安全。

五 促进发展安全

发展安全是构成中国外交新理念的重要内容。发展安全依赖于发达的交通、充足的能源以及安全的金融环境。“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能够在增进交通安全、能源安全与金融安全等方面将中国外交新理念落到实处。

交通安全是发展安全的基础。目前我国与沿途国家的交通网络尚处于滞后状态，这一现实状况既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瓶颈，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此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同沿途各国一起增强互联互通，建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抓住骨干通道、主要节点，打通中断路段来提升道路通达水平，通过加建紧密衔接、便捷通畅、安全高效的互联互通网络，来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保障水陆畅通^[12]。

“一带一路”沿线陆上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且多数交通干道存在中断路段，加之不同国家间铁路技术标准不统一，所以整体来看沿途通道等级低、路况差、周转环节多，导致运输安全隐患大、时间长、效率低等问题。“一带一路”在陆上贯通中国、中亚与欧洲沿线各国的交通枢纽，可以带动各国的公路、铁路建设，不仅缩短“一带一路”建设沿途各国间的贸易时间，加快能源运输，更能促进沿途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环境合作，保障各国的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沿线海上航行设施不全，沿途停靠港口建设滞后，航道安全问题频发，海上运输信息合作水平不高，海盗问题更是影响海上航行安全的棘手问题。澜沧江—湄公河是亚洲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自北向南流经

中国青海、西藏、云南三省区和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等东南亚五国。“一带一路”建设在改善海上航行的同时，可促进开发利用澜沧江—湄公河，“以河促海”，与海上丝绸之路相互呼应，不仅可以弥补“海丝”现阶段航行设施不全、港口开辟不足的缺陷，更能加快“海丝”的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总原则是“五通”，即围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展开。“五通”的具体内容包括“中国与欧亚国家加强协商制定合作规划，在公路、铁路、口岸、航空、电信、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实现互联互通，提高相关各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扩大本币结算和本币互换合作”等重要内容^[13]。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自古以来，互联互通就是人类社会的追求。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典范，亚洲各国人民堪称互联互通的开拓者。面对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的世界潮流，亚洲国家必须积极作为，在亚洲资源、亚洲制造、亚洲储蓄、亚洲工厂基础上，致力发展亚洲价值、亚洲创造、亚洲投资、亚洲市场，联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实现这些目标，互联互通是其中一个关键环节。”^[14]

能源安全既是“一带一路”建设安全因素的重点，也是保证发展安全的动力来源。虽然短期内由于美俄与中东各国间在能源上存在竞争，会导致国际油气价格下降，但从长期来看，石油、页岩气因其不可再生性，随着大规模开采和使用必然枯竭。因此，在新能源研发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前，国际能源价格具有长期上升的张力^[15]，能源安全便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集中了俄罗斯、伊朗、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等重要能源生产与输出国，也分布着中国和印度这样的能源消费与进口大国，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促进能源安全正是合作安全的体现。中东地区连接亚、欧、非三大洲，扼守东西半球之交通要冲，勾织欧亚大陆东西两端运输网，且中东是目前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生产输出石油最多的地区。历史上的三次石油危机都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世界60%以上的石油和1/4的贸易从‘黑海—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这条海上黄金通道经过”^[16]。这条能源贸易线跨度长、体量大，安全问题是相关各国的共同关切，能源安全作为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考虑内容，有助于化解目前能源领域面临的“马六甲困局”，保障相关各国的能源安全，体现发展安全。

此外，金融安全也是保证发展安全的重要方面，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将倾注大量资金。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有关基金1500亿美元、亚投行筹资500亿美元、丝路基金400亿美元，总计2400亿美元，另外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约能为其提供3000亿美元^[17]。这些资金有利于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此外，中国所拥有的大量外储也有助于中国企业和中国项目走出去，支援中国和相关国家的道路交通与基础设施建设，并勾连相关国家互联互通，参与国际金融和经济治理。

六 增进可持续安全

可持续安全强调安全状态的持久性，是中国外交的目标，也是中国新外交理念的纲领。战后，亚太地区局部冲突不断，安全挑战纵横交错，虽然亚太国家间已经存在众多双边、多边安全合作协定，但是缺少覆盖性合作机制，因此寻求确保亚洲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新途径相当迫切。建设具有较强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安全合作及政策协调机制，将持久安全的基础构建于复合多边、多渠道、多层次的互利合作基础之上，中国外交新理念的提出恰逢其时，但如果没有具体措施的支撑，这一外交新理念只能成为一个倡议而遭搁置，而“一带一路”建设所搭建的平台能够以其特性为地区安全提供持久保障，以期最终实现可持续安全。

首先，从性质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不只是中国某几个部门的事情，更不是一个工程项目，它是一个合作理念，是一个高举和平与发展旗帜的合作框架，它的时空范围广、跨度大、周期长，突显了其可持续性。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法理的高度确定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地位。进一步讲，它是中国高层引领推动的合作倡议。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先后出访20多个国家，出席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发展问题，多次与有关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进行会晤，已就共建“一带一路”达成广泛共识。“一带一路”有望

从经济领域展开,并不断深化提升为一个包含安全在内的更为广泛的合作平台。

其次,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从提出伊始就坚持国内规划与国外协商并举,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并仍在推进。目前,国内各省份的定位与功能划分已经敲定,而在国外响应“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和地区约达60个^[18]。中国已与部分国家签署了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备忘录,也与周边一些国家签署了地区合作备忘录、边境合作备忘录以及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一带一路”倚重互联互通,加强民心相通,不仅为相关建设奠定了广泛的社会根基,也为相关各国的长远合作提供了人文基础。另外,已有52个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19],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占4个,G20国家占13个,这显示出各国对中国合作共赢理念的认同。亚投行将于2015年

年中成立,成立之后即投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届时亚投行与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预计2016年成立)以及未来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一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活水,保证“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后劲,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

最后,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潜力来看,其对增进可持续安全的意义不容小觑。现时,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各国面临发展问题,各方经济增长乏力。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带一路”建设一端是最为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一端是最为活跃的亚洲经济圈,沿线各国发展层次不齐,产业结构不同,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且有寻求发展的共同需求,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

【注 释】

[1] 李文、王语懿:《政治因素对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影响》,《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1期。

[2] 〈英〉以赛亚·伯林著,胡传胜译《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03年,“编者絮语”第2页。

[3] 《习近平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3-03/20/c_132247752.htm

[4]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26/c_118723453.htm

[5] 《中国力量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正能量》,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4-05/14/c_133332521.htm

[6] 《“一带一路”规划初探 14省市入围国内段部分》,《上海证券报》2014年3月13日。

[7]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0/08/c_125490697.htm

[8] 孔根红:《推进“一带一路”宜处理好若干关系》,《中国投资》2014年第10期。

[9] 赵江琳:《“一带一路”: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增长新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24日。

[10] 穆丽洁:《李克强倡议加快“一带一路”建设

亚欧六国高官出谋划策》,《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4月11日。

[11] 杨福昌:《“一带一路”战略为中阿关系发展增添活力》,《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3期。

[12] 李金早:《深化经贸合作 把“一带一路”建实建好》,《人民日报》2014年8月12日。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http://www.fmprc.gov.cn/ce/ceit/chn/sbyw/t1251177.htm,2015年3月28日。

[14] 杜尚泽:《习近平主持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1月9日。

[15] 潜旭明:《“一带一路”战略的支点:中国与中东能源合作》,《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3期。

[16] 高祖贵:《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时事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17] 邓聿文:《“一带一路”与四万亿外储》,《中国经营报》2014年11月17日。

[18] 邱逸:《一带一路规划将发多个语言版本 已赢得60国参与》,中国经济网,http://intl.ce.cn/sjjj/qy/201501/23/t20150123_4414541.shtml

[19] 《52个亚投行“小伙伴”入行逻辑》,《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4月2日。

【责任编辑:邓仕超】